



# 绝唱，用生命呵护的爱

■ 邱益莲

“诚知此恨人人有，贫贱夫妻百事哀。”每读到这首诗，总不免心扉颤动，感慨万千。在这个人情世界里，贫贱夫妻更是万般艰难。但元稹和韦素的夫妻情深，给世人留下了一份绵绵的遥想，遥想山的那边总能找到温情——永久的，不因时光的淘洗而褪色，不因岁月的冲刷而磨损。

山村寒飕飕的，开春后却阴霾笼罩，密雨横扫。新年里，我家的堂前搭一个简易的祭台，摆着三牲、水果和糕点的方桌上，燃着长长的香。在袅袅的香烟中我们围着火炉守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从前。望着祭台上父亲的相片，泪水从我的双眼肆意滚下。抬眼望见对面山脚下废弃的那栋老屋子是多么苍老，感时伤世，愁绪万千。那是父亲建造的房子，当年的月光下，帮工的邻居挑砖抬石，哼着吭吭哟哟的调子，犹在昨天。父亲那时像一棵春天的树，风光得很，有力气有手艺，还有点钱，建的这栋房子是十里八乡少有的新房。房屋建好后，连公社干部都来祝贺。而今望着那所多年无人居住而废弃了的旧房子，很难想象父亲曾经的青春是怎样被时光悄悄洗刷殆尽的。

屋外冷雨唧唧不停，脸上雨水扑簌簌滚落。正当我迷醉在昔日的时光里不得自拔时，门口突然响起一阵爆竹，惊扰着我的旧梦。泪眼模糊中，看见一伙人鱼贯而入，放下雨伞就到祭台前跪拜，是姨母家的表哥表姐们，带队的是大表哥。

记忆中，小时候我家有大小事务总是大表哥来帮忙应衬，母亲对这个外甥特别喜欢，我们也特别崇拜他。我那时总是要仰着头看他，觉得他很高，脸色红润。现在虽然没感觉到他有多高大，但是样子还是和从前差不多，虽然见面少，感情依旧。他还是红润的脸，样子很精干。围着炉火，大表哥说起父亲当年的趣事，我突然记起了大表哥结婚的时候，父亲带我到卢源参加婚礼的情景。一所大四合院，住着好多人家，堂前摆了好多酒席，我们住了好几天。新娘子枣花嫂很是热情，总是带着我玩。姨母家是个大家族，人口特别多，我总是弄不清那些人的辈分。表

兄妹中唯有大表哥经常到我家来，他会讲故事，总是豪气冲天的。月光下，他会讲好多他家那边的新鲜事，我觉得他特别亲切。晚上睡觉我都要和他们挤一床，睡在大床的里头，冬夜嫂嫂会给我盖被子。这些事我记得特别清晰，长大后一直客居在外，很少与他们往来。不知道枣花嫂是哪一年过世的，听说大表哥很是伤心了一段时间。

姐姐做了几个菜，给表兄妹们斟了酒。记忆中大表哥一直蛮爱喝酒的，这次却没喝，只是喝着茶，他说不想喝。姐姐坚持劝他喝两杯，大表哥还是没动心。吃了点菜，聊了一会，因舅舅也是年前刚过世的，初三摆新炕，大表哥带着他的几个姊妹起身去舅舅家祭拜。他们离开后，姐姐和我说了好一会大表哥的境况，说那个表嫂过世后，大表哥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几年，之后娶了现在的嫂嫂，虽然现在的嫂嫂不像枣花嫂对我们那般热情，但是与大表哥过得还好。

过完正月初三我就离开了小山村，雨还是下着。因为我要加班，虽无法割舍，但不得不开。那是我小时生活的村庄，也是父亲终老的地方。一个广东人，最后托身在他的兄弟姊妹无法遥想的那个山村，他年轻时落户在这里，说着与这个地方完全不同的语言；壮年跟我客居浮城，一晃竟然二十多年；老了叶落回到山村，他却无法回到广东故土，山村就成了他的归根之所。每想起一些细节，我就情不自禁，太多的记忆折磨着我，人为何会匆匆老去呢？

上班后的忙碌让我无暇沉湎于逝去的时光，今年的阳光总是冷淡，忽阴忽阳的疲软状态，难得一见春光明媚之状。花花草草却很执着，偶尔晴一两天气温稍高点，它们就热热闹闹地开得铺天盖地的，就像一群女人，风骚艳丽。清早坐在车里往单位上早班，拧开收音机，就听到一个女人凄苦地哭泣。女人得了绝症，丈夫从亲朋好友中借了十六万元说是给女人治病，钱到手丈夫却失踪了，电话再也不通了。三年婚姻，一去杳如黄鹤，绝望的女人向记者哭诉着。这样的事例听得太多了，甚至是做父母的将患重病的孩子遗弃，患难

关头相遇的恋人，随着时间的洗涤，温情不再……

“你知道吗，大表哥病得很重，据说是肝癌。”姐姐给我的短信。我惊得一愣一愣的，赶紧打电话细问详情。“正月初三不是好好的吗？”“是啊，他是初六发的病，肚子痛，发烧不退，在当地镇上医院治没效，到县城一检查医生说是肝癌晚期。”“现在呢？他在哪家院？应该到上海去看看。”“唉！”姐叹了口气说，“他待在家里，哪有钱到上海治？两个儿子在外打点工，也就是混个生活。听说他自己存了五万元钱，但是不舍得拿出来用，他说要留给现在这个嫂嫂的。他虽然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但是他感到了病得严重。他说这个老婆跟着他十多年，又没生一儿半女，无名无分，连结婚证都没有一个，如果她自己病倒了，以后没人照顾真可怜，这五万元钱要留给她养老。”姐姐幽幽地诉说着，我听得泪流满面。一个农民在大病来时，却要将有限的积蓄留给一个跟自己十几年的女人。走在死亡边缘的人，还在想着如何最后为自己爱过的女人负责。

大表哥只是黄龙山脚下的一个农民，没读多少书，一直辛勤劳作，生命的尽头，想的是如何将妻子的生活安顿好。混迹在读书人里，在城里生活了几十年，我很少听说过让我感动震撼的故事，倒是“大难来时各自飞”的剧情不断上演，在稀薄的人情世界里，总觉得“曾经沧海”只是遥远的神话。大表哥是一棵树，好大的一棵树！

倚在窗前，看李花被狂风扫落，一瓣瓣依依不舍地离开枝头，一阵漫舞后终归飘落大地，香消玉殒，残败不堪的样子，甚是心痛。昨天风和日丽时，每一朵花都是那么精神。田埂小路上，曾经远远地就喊“姑娘”的那小伙子，高高大大的，在年幼的我眼里，那是一个多么英武的男子汉，他总是含着笑，有什么好事，都是他来我家帮忙，怎么说病倒就病倒了呢？壮年，应该是花样年华，曾经挑着担子都能轻松翻越黄龙山来我家做客的哥哥，而今他能经受住这风雨的袭击吗？



## 包家往事

■ 包泽彰

大门口空荡荡的。我站在新祠堂的台阶上，举目四望。这里该有棵老梨树的。它曾那样舒展，枝叶伞一样撑开，筛下满地晃动的光斑。我的童年，便是在那树下，追着蜻蜓，拾着落叶，观看蚂蚁搬运比它们身体大得多的饭粒。如今，树没了，被主人连根掘走了十余年，连个像样的树墩也没留下，仿佛它不曾存在过。只有记忆里那股春日梨花甜丝丝的香气，和夏日里蝉声搅动的浓荫，还固执地悬在时空里。

眼前是重建的包家祠堂，簇新的白墙，森严的黑瓦，门楣上的金字在清冽的阳光下，闪动着一种家族的威严。紧挨着祠堂的一侧，本该是新屋的位置——那栋有着高高天井的老屋。20世纪80年代它被推倒，在原址上立起了两栋房屋。那条光溜溜的水泥路，笔直、生硬，取代了从前蜿蜒的石板小径。石板路是有灵魂的，雨天沁出幽暗的水光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凉意能透过鞋底，传到脚心。如今，脚底传来的是水泥路上的“嗒嗒”声，格外清脆。

这空旷与崭新，让我忽然感到一阵无措，忽远忽近，仿佛我这个游子成了熟悉的陌生人。信步朝东，不过几十步，那口老古井还在。望下去，暗暗幽的一泓，能照出自己一个恍惚的、微小的倒影。水井内壁有十来级螺旋式的台阶，井水依旧清澈。我俯身用手掌掬起一捧，水是透骨的凉，那股熟悉的、清冽的甘甜，瞬间从舌尖漫到心底，打通了某条淤塞已久的记忆的脉管，往日热闹的水场面一一浮现。

就是这口井，滋养了包家一代又一代人。清晨，扁担吱呀，水桶晃荡，泼溅出的水花在石板路上留下淡褐的痕迹，像一串串潮湿的脚印，通向各家的灶屋。秋日里，新挖的红薯在这里经一遍遍淘洗，乳白色的薯浆盛在木桶里。第二天，将上面的水倒掉，最后沉积下雪白的淀粉，那是大年夜做薯粉丸子、下火锅的底气。夏日傍晚，从田里归来的人，总要在这一处驻足打一桶水，将滚烫的脸蛋、晒红的胳膊浸进去，发出一声满足的喟叹。那时，整个村庄的脉搏似乎都与井水的涨落、提水泼水的声响，一起律动着。

现在，它静默了。粗大的自来水管，延伸进每一户人家。我靠坐在冰凉的井栏坐下，曾经的那股清甜还在喉间回荡。闭上眼，那被推倒的“新屋”，便在这井水的凉意里，一寸寸重新立了起来。

我“看见”了那个高高的天井。赣北的雨，总是先听到声音。起初是疏疏落落的几点，试探似的敲在瓦上，“嗒，嗒”，清脆而孤寂。接着，像得到了某种许可，雨脚便密了，急了，从四面乌黑的瓦檐上垂挂下来，千万条银线，哗哗地响成一片。天井成了一个巨大的共鸣箱，雨水在里面冲撞、回旋、喧嚷，将整个世界都关在外面，只剩下这一方喧腾的、水汽淋漓的小宇宙。雨停了，积水从石槽的暗孔潺潺流走，天空重新漏下来，空气里满是泥土和青苔苏醒过来的腥甜气息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在青石板小径上，有的用竹子削成的宝剑横砍雨线，有的踩着高跷，哒哒地走在石板中间，耳边从不远处传来大人的声音“莫搭倒了哦”。(九江方言：不要摔倒了哦)那是一种被庇护的、完整的、与天地风雨直接对话的童年。

这样喧闹的雨幕里，有时会撞进一个摇晃的身影，那是三叔公。平日里他是端肃的，背着手，踱着方步。可一到下半年或正月，村庄被嫁娶与年节的酒气蒸得发软时，他便成了另一个人。酒席散后，他总被



## 为世间所有明亮的事物而动情(组诗)

■ 吴衍

### 过南皋

跨过更高的山，爬过更陡的坡  
无数条华丽的曲线经过我  
在交出体内的黑夜之前  
一半是风驰电掣，一半是尘土飞扬

只有南皋山的风悠悠  
群山洗净后白云翻滚  
一条当空写意而成的盘山公路  
径直通往，我们浓稠的记忆和故乡

谁不爱这蜿蜒的倒叙？  
从满目疮痍到羽化飞仙  
疼痛的纤维，连接着来时的路  
我们和生命，只差一场盛大的回归

### 秋日，访天平村

又一个秋日，天平村中寻访  
深藏时光脉络中层层叠叠的惊喜与折落

伊山河畔，我把积攒了一个春天的溪流和稻香碾碎  
酿成烈酒，直到云朵微红，在修河的秋水里东倒西歪

再一次，江与河之上，星空俯瞰大地  
桥梁托举，人与星群平行相望  
一种旷古的开阔，将秋天化为丝丝缕缕的欣喜与愁绪

如同此刻，我在伊山深处独享了一夜的斑驳  
不远处，白鹤与白颈长尾雉在林间  
只一转身，把秋天合上的时候  
把整个人间都合上了

### 印象东林

突然地，从幽居的山谷走来  
被风包裹着，阳光稀疏而下  
仿佛突如其来，但绝对是妙手的安排  
而此时，莽莽青山在她身后潜行  
去捉一条欢腾的溪流

她是遗落在人间的仙子  
柏树岭是她的衣裳，以青翠缀满  
白石面是她的饰品，用峭壁镶边

她从来喜静，或者她制造出一种孤独  
把栏关寺的风水，将军岩的雄壮  
打鼓歌的奔放以及九楼车的神奇  
藏在了大地的某个角落  
以自己的身段，格外轻盈

她要，迎风起舞啊  
从修河中游、幕阜山上腾起回旋  
又从一轮月中悄然隐去  
她要，为世间所有明亮的事物而动情

## 爱上了粮食和蔬菜的味道(外一首)

■ 王爱民

每天从宽大的叶子上醒来  
跟最小的一朵花说话  
看一条小路拐进深爱  
藤萝离天还有三尺  
看你在下面养羊，种苦菜

一亩三分地，清风明月为仆  
后庭花，听檐前雨落  
鸟鸣婉约，虫唱不用大词  
河缓慢，自己流自己的  
留下一滩卵石

一颗南瓜，叶子下  
一只七星瓢虫  
爱上了粮食和蔬菜的味道  
满院只种菊花，不长蒺藜  
柳树枝上，我是另一棵

东风领读西风，水光对仗新月  
几朵悠闲的云，愿怎么飘就怎么飘着  
闻河东河西鸡犬之声  
一棵草欣欣向荣

### 我的豆苗挨着你的豆苗

当第一滴露珠从叶子上走过  
乡村新貌  
谷穗扬起山谷里一声深情的鸣啼  
一顶草帽深入农谚  
几只蝴蝶停在上面

那传说中的  
柳荫下一块干爽的地方  
是你金色的村庄  
宽宽肩膀  
扛起天边的那一道彩虹  
小田圃一路唱着荷锄归来  
我从风中摇曳的谷穗上  
能掂量出你，幸福的分量

你选择了这片土地为根  
一把出色的锄头，与美酒和纯真  
与羊，金黄的鸟一起  
年年张开臂膀  
把我们护进进粮仓  
延伸得，比秋天更远  
比枝头更长

庄稼涌起绿浪簇拥着我们  
走向远方  
我的豆苗挨着你的豆苗  
让一切，都保持你当年的样子